

上海

SHANGHAI AOHUAI

老滑稽



文◎杨华生 张振国
图◎李守白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上海 SHANGHAI LAOHUAJI 老滑稽

文◎杨华生 张振国

图◎李守白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老滑稽/杨华生等编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6. 8
(上海书系)

ISBN 7-5326-2082-4

I. 上... II. 杨... III. 杨华生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3966 号

上海老滑稽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www.ewen.cc www.cihai.com.cn

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15 插页 7 字数 198 000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100

ISBN 7-5326-2082-4/K·372

定价: 24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021—65676017

余味在笑声泪痕之间

秦绿枝

早就听说杨华生先生要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。现在,在李守白、张振国二位先生的协助下,终于写出来了,而且图文并茂,很是精彩。书名叫《上海老滑稽》,我认为有两层含义,既写了滑稽这个剧种的老,也写了演滑稽人的老,二老相互辉映,饱含了因受时势兴替、世事沧桑的影响而情不自禁溢出的笑声泪痕,使人读了,在掩卷长叹的同时,有着咀嚼不尽的醇醇余味。

这本书还有个特点,是杨华生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来写自己。或者说,杨华生如今是以今日之眼光来写过去杨华生这个演戏人。用哲学的话语来说,实在是他思想境界上的一次“突变”,一次“飞跃”。人生进入了这一步,谈何容易,是用时间、命运、生活的代价换取来的。以他对人生的感悟,对过去的好多事情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,更深刻些,视野也更广阔些。舞台小天地,天地大舞台;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这里的千丝万缕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,岂止是一言难尽,即使写成了这本书,也只能稍稍多吐了点几十年的积郁。也许将来还可以再写本书,也许就只能烂在肚子里,沉默是金,不说出来比说出来更有探讨的价值。

我认识杨华生不敢说有多么早。如从1950年他们七块头牌(意为七位

很有名的艺人)演《活菩萨》，我去跑新闻，常去天官剧场的后台“串门”的时候开始，以迄于今，也算得上是半个多世纪的老交情了。我做记者从来就抱定一个宗旨，希望能与被采访的对象成为朋友，做到相互体谅、相互理解，不要只顾自己“捞新闻”、“抢新闻”而不顾人家的名声和信誉。我这人又天生的怕难为情，到了后台，多半是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那些演员上上下下，进进出出，心中也常泛起疑问，却不大好意思问出口。正是这一副“生嫩”的样子，使人感到还不讨厌。不相信你去问杨华生，他可能还记得我当时常常露出的“窘态”吧。

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杨华生和他的搭档另组大公滑稽剧团，演出于嵩山大戏院，离我家只有两站路，我去“串门”的机会更多了，自以为和他们也越混越熟了。记得有一晚，电影女明星孙景璐女士忽然光临寒舍，她那时正在闵行上海汽轮机厂体验生活，厂党委想请个专业剧团去厂里演出，以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。厂党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孙景璐，孙景璐就来找我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去求杨华生了，随即拉了孙景璐一道去“嵩山”后台。杨华生竟一口答应，约定日子，戏院停演，全团坐厂里派来的卡车一早前往闵行。我也随团前往。在演出前的下午，剧团还同厂里的职工举行了一场足球赛。那晚演出的剧目是《活捉》，反映抗美援朝志愿军俘虏敌军的，直到深夜，尽欢而散。

转眼又是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刚从“反右”的风暴中翻滚过来，因情况特殊，又恢复做记者，属控制使用。我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戏曲界的朋友能不接触就不接触。但去找杨华生似乎没有什么思想顾虑，他好像也没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，交谈起来还是很亲切的。有一晚还约我到他武进路家中去谈，谈兴正浓时，就端出两盆小菜、一瓶黄酒，边吃边谈。

再后来便是大家都知道的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劫难。我倒还好，因为是“死老虎”，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。听说杨华生受的

罪很骇人，甚至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。这本书里杨华生有所提及，但没有太多的宣泄。为什么，我猜测杨华生的想法是那段日子再怎么痛苦难熬，过去的毕竟过去了，值得庆幸、值得珍视的是劫后余生的现在。在舞台上又重塑了一段辉煌之后，杨华生退休了，这是合乎自然规律的退休，但依然盛名不衰。至少在上海这块地方杨华生不管走到哪里，哪里都能激起一点轰动，甚至连“打的”不小心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也能得到交通警察的谅解而高抬贵手放他过去。尤其是与宋小琴女士“第二次握手”，重组家庭，相濡以沫，达到了一种近于完美的和谐境界。作为朋友，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我们自然不迷信，但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事在现实中你说有没有？我说有的。杨华生从来就是个好人。好人难免受折磨，但好人最终还会有出头之日，古往今来，例不胜数，杨华生就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一例。

记得杨华生过80大寿的时候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表示祝贺，题曰《翻身》，意思是说杨华生从小到老，经历了三次“翻身”。一次是1949年迎接解放，他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戏子翻身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。第二次，他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在地，还“踏上一只脚”，“要他永世不得翻身”。偏偏“文革”结束，拨乱反正，他又翻过身来。第三个“翻身”，是指他有个孙子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，一个孙女在浙江大学毕业，家庭成员在文化上翻了身。唱戏的后代不一定非要唱戏，完全可以根据各人的志向和才干，在别的事业上谋发展。这比硬要制造一个“小杨华生”或“小小杨华生”更有意义，更符合当今社会的需要。

杨华生是因为从小爱唱京剧而因缘凑巧，走入滑稽这一行的。现在老了，滑稽不唱了，京剧却还在唱。上海几家有名的京剧票房，逢到定期举行的活动日，杨华生必定偕夫人翩然而至，也必定心痒难熬，唱上一段。他唱的是麒派老生，常常又爱唱别人不大会唱的麒派老戏。如唱《投军别窑》，前面必带大段念白和身段，戏瘾大得很。唱京戏成了他老来的精神支柱。他

曾经这样表示，如果现在人家要我去唱滑稽，我是要钱的，唱京戏一钱不要。

他其实还是非常关心滑稽事业的。滑稽在地方戏曲中，如今像是一枝独秀。电视里的滑稽节目，收视率高，广告效益好。杨华生对此当然很高兴。但偶尔听他露一两句口风，似又感到有些无奈，究竟什么意思，没有同他好好地交流过，不敢妄加猜度。

据我个人对滑稽现状的观感，可以归结为八个字，即：热闹有余，深刻不足。即如电视里播放的一些滑稽情景剧，其情节的设置，矛盾的构成，都是人为的误会，甚至是硬行制造的误会。明明是一点即破的事，偏要绕来绕去地绕一个大圈子，虽能博得笑声，却有欠自然，以前所谓的“硬滑稽”之说，不知能概括一二否？

我的这些看法，还没有同杨华生交谈过。老头子现在已寿登九秩，日子过得散淡潇洒，听说除了听力、视力有些退化之外，身体别的方面都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让他开开心心地、无忧无虑地过下去，等着请我们吃他的百岁寿酒吧，你说是吗？

2006年7月

目 录

痴迷与萌芽 / 1



跑龙套 / 3

小滑稽与上海滩 / 8

缤纷租界 / 15

外国坟山 / 20

生日演出 / 28

读书重要 / 31

弄堂里的艺术家 / 35

进出大世界 / 41

休闲种种 / 50

艺海师友 / 57

逃亡与成长 / 65



演员拆账 / 67

杭州滑稽 / 71

救亡演出 / 77

卖唱金华 / 83

南平过渡 / 90

初见岳母 / 94

舞台拾零 / 98

欢乐与眼泪 / 103



维纳斯彩球 / 105

命短艺长 / 111

死的讹传 / 116

自嘲朝政 / 121

涉足广告 / 128

中国菩萨外国来 / 132

分手分手 / 138

特殊的记忆 / 144

台上与台下 / 151



“如此爹娘” / 153

发现角儿 / 158

新家庭 / 164

吸引你过来 / 170

讲台舞台 / 174

轻松说戏 / 181

活着的阿 Q / 187

行业神崇拜 / 192

生活细节 / 196

日积月累 / 201

面对人情 / 204

舞台救戏 / 209

徒弟与配戏 / 213

余辉与朝霞 / 215



七宝吃羊肉 / 217

喝咖啡 / 221

唱票友 / 224

中国大戏院地下室 / 228

唱比说好 / 231

南杨北侯 / 235

痴迷与萌芽





跑龙套

人生犹如一出戏，我有人生又有戏，到世界上来跑一圈不容易，所以我要先讲跑龙套。

中国的儒家能看戏，看出了门道，又偏重于演戏，于是学而优则仕，钻营谋位置，升官发财，搞六子登科。位子、银子、宅子、轿子、妻子、儿子，热闹得可以。中国的道家蔑视演戏，看儒家演戏，看出了法道，把戏中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变为自己的理想。美学家分析说，天下有的人生来就是演戏的，也有生来是看戏的。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在如何安顿自我上现端倪。演戏要置身局中，时时把“我”抬出来，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，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，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；看戏要置身局外，时时把“我”搁在旁边，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，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，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，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。在西方，亚里士多德赞同柏拉图的看法，坚持人生的最高目的在看而不在演。人生的苦恼在于演，人生的解脱在于看。这和中国的老庄思想十分接近。我自称是上海老滑稽演员，不少观众认得我，他们对我并不陌生，至少是在看戏的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并没有白过，不信请你先听我说一段跑龙套。



我从小学京戏。京戏行当多，有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。“生”就有老生、小生、武生。“旦”有青衣、花旦、武旦、老旦。花脸还要分大花脸、二花脸。三花脸就是小丑，各种行当分得很细。我小时候学京戏，生旦净末丑全不演，专门演三花脸下面的跑龙套。跑龙套是京剧中不可缺少的行当。龙套就是手上拿了幡旗，至少四人为一堂，演员还未上场，跑龙套在台上分两旁站立，没有唱词，只要跑就是了。

四个人分龙头、龙身、龙腰、龙尾。龙头、龙尾最难。我演跑龙套，人称龙套大王。当时各行各业有名的都称大王，纸头大王、棉纱大王、煤炭大王、瓜子大王，我的龙套演得出名。我跑龙套是挂牌子的，上面还要写明“重金礼聘，天下各国欢迎，独一无二，盖世无双，龙套大王。无论哪一家，只要他挂我的牌，保证满座”。

有一次义演，集合沪上名角，有梅兰芳、周信芳的压台戏《打渔杀家》，开锣是金少山、裘盛戎的《白良关》。

京戏中的跑龙套演员不用真名而是用艺名。我跑龙套的时候，也是与小三麻子一样，喜欢用四个字的名字，叫小刁麻子。20世纪30年代，我这个小刁麻子是赫赫有名的，提起小刁麻子大家都知道。有一次义演大会串，就是要召集上海的名角演一台戏。红生大王小三麻子（李吉）来找我，希望我参加《关公斩颜良》的演出。目的就是要我捧捧他小三麻子，为关公这个角色跑跑龙套。为珠联璧合、轰动社会起见，我答应了小三麻子的要求。哪里晓得，当天下午，演颜良的也上门请我为他的颜良角色跑龙套。我一口谢绝，说：“不行。我已经答允小三麻子，为他演的关公跑龙套。”对方听到这句话立刻眼泪也掉下来了，说：“我该死，为什么不早来请你。”他连连打自己的嘴巴，仍然紧紧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无论如何请你为我跑，这是我关键性的一次演出，请你帮帮我，捧捧我。”最后还讲了一句“依救救我”，有点声泪俱下。我被他的眼泪感动，答应了他。



小三麻子知道后大为不满,说:“你已经答应我姓李的,怎么又答应了姓杨的,你真是小刁麻子。”

双方争论不休,经过协商,帮忙帮到底。上半场我为关公跑龙套,下半场为颜良跑龙套,风波就此平息。报上登出:小三麻子演《关公斩颜良》特邀龙套大王小刁麻子跑龙套参加演出。那天的戏票一抢而空,不晓得的人以为是看小三麻子,其实是来看小刁麻子的。假使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,到底来看啥人,事实为证。

当天夜里剧场闹哄哄的,挤得水泄不通。《关公斩颜良》开场,小三麻子的关公出场,台上电灯一暗。从前,主角出场要暗一暗灯光,等角儿上场,灯光再亮足,这样能够引起观众注意,这叫捧角儿。关公在里面先唱一句倒板,待喝彩后灯光一暗,先有四个跑龙套的在台的两旁站好,锣鼓敲四记头(意敲四下):锵锵锵啷登彩登锵。关公出场,随即灯光大亮,观众又一阵掌声,不过这彩声是给我杨华生的。后来有人争论说这彩声是给关公的,有的说是杨华生的龙头套门帘彩。大家争论不息。其实我演龙套是摸黑上场的,等到他们看清是我,于是就喝彩,所以这个彩是喝给跑龙套的小刁麻子的,是小三麻子搭着便宜货。他在里场一声吆喝,获得一个彩头;我上场获得一个彩头,大家勿错。等到关公下场,我马上脱下绿色龙套服,换上黑色龙套服为颜良跑龙套。关公与颜良开打,关公用拖刀之计下场,颜良得胜,这时候龙套有戏了,在台上跑两个圆场,表示追关公下场。我带领三个龙套跑了四个圆场,尽量发挥自己的演技,加跑了四圈圆场,又连八圈。掌声四起,台下喝彩不断。好!好好!好!突然传出:“喂,好了呀!”主演说:“小刁麻子,停!”我知道这时主演小三麻子已经吃醋了。接着颜良耍大刀表明胜利的喜悦。杨某功底厚,观众掌声四起。颜良三声哈哈大笑,关公回上,欲将颜良杀死。这时关公还在哈哈大笑。我兴致所至,心想,观众为了看自己,排队买票,自己总要卖力演,所以带了三个龙套又跑起来。观众席上有

跑龙套

上
幸
场
为

关
公
跑

龙
套

下
半
场

为
颜
良

跑
龙
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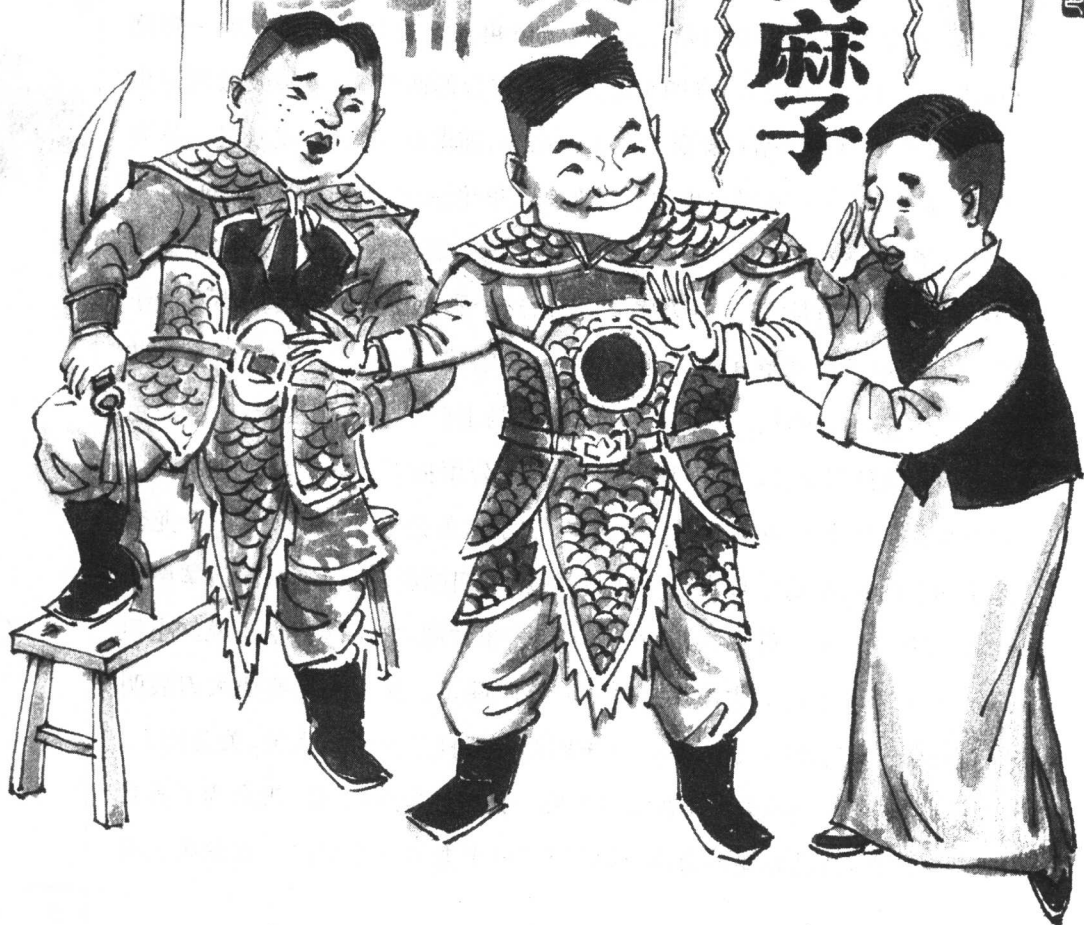
守自漫画



特 邀 龍 套 大 王

当麻子

關公 斬 顏良





人说：“喔——又来了，快看！”我听到台下来这句话，心想：“观众是喜欢我的，我要卖力演。”于是带领三个龙套加快速度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不停地跑，跑个不停，“你们请我跑龙套，我就跑给你们看”。有的连鞋子都跑脱，赤着脚，提了鞋子追，后台的人也挤满在上下场门口观摩学习。只听到乐队里的人在说：“小刁麻子神经又搭牢（意发作）了。”这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叫好声，我越跑越起劲。乐队的打鼓佬讲：“不要骂，我敲四记头让他停下来。”京剧界有个规矩，听到四记头全体演职人员必须停下来，我不是外行，当然也只好停下来。正在候场的关公听到四记头，接着就是他要出场将颜良斩首。关公上台不能睁大眼睛的，只能眯着丹凤眼，再加上小三麻子是近视眼，他听到四记头一敲，马上上场抽刀一杀，正巧杀在我的头上，因为我听到四记头刹板就停在了颜良的前面。这时候我弄僵了，自己是龙套不是颜良，现在刀劈在自己头上，是死还是不死？要是死了，颜良要弄僵。不死，怎么对得起关公的那把青龙偃月刀，一把青龙偃月刀连一个龙套也斩勿脱（意杀不死），像什么话？这样一想，我决定死去。于是眼睛一闭倒下了。小三麻子看到有人倒下了，以为是颜良死了，他当即像唱快板，说：“一见颜良他死了。”演颜良的杨某弄僵了，站在一旁说：“老关，我没有死呀！”关公斩颜良变成了关公斩龙套。台下观众起哄，我以为是要求谢幕，就爬起来谢幕。这时观众中传来骂声，“谢依死脱（骂人的话）。”接着飞来桔子皮、香烟壳子、文旦皮、香蕉皮。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请我跑龙套了，我因此改唱滑稽。

说起这段跑龙套的故事，我常常激动不已。我晓得，没有一个大角儿不会跑龙套，不过跑过龙套的不一定成为大角儿。我为了追求“彩头”，演戏的错了，看戏的没错，这就出了洋相，整台戏演砸了。